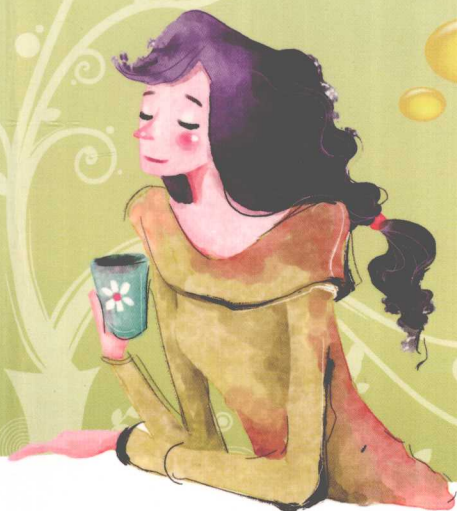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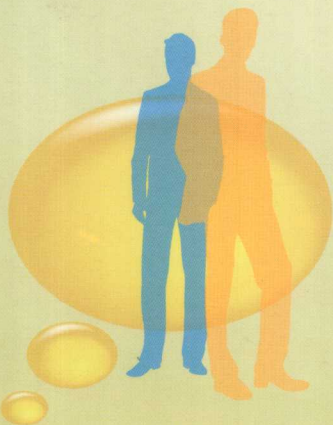


言  
季



NLIC2970821727

# 米露露求爱记<sup>上</sup>

莫菲勒 著

京痞爆笑  
感动落泪

★★★★★

原名《米露露相亲日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米露露求爱记

莫菲勒 著



NLIC2970821727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 我——米露露

我叫米露露,今年28岁,五官还算端正,一样不少的都长在了该长的位置上,如果说我不算漂亮但起码也对得起环境,基本不会造成什么污染。我个子不高162厘米,但通常会穿6厘米左右的高跟鞋,所以我的目测身高大概在168到170之间。

关于身高我跟我的父母抱怨过一阵儿,但他们告诉我‘有志不在身高’,让我把目光放远大些。好吧!抱怨是无用的,说再多我也不会再长高了,所以我只能练习把目光放远了。还好他们把我生得还算白净,古人云“一白遮百丑”,自认为自己没有百丑,所以终于有个理由能把自己归在漂亮女人的行列里了。

我的人生中没什么男人缘,这件事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那天我跟同桌男生聊天,他给我出了个题目:“你猜咱们班的女生里谁没被男生追过?”

“谁啊?”我好奇地问他。

他用手指了指我,那一刻我真的有点生气,我以为他出题目给我,我肯定是被刨除在答案之外的人,原来他是想告诉我这个。我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我才不稀罕那些男生追我呢!

你们可能以为我是在吃酸葡萄,但是我拍着良心对上帝发誓我没有,如果你们能见到我们班的那些男生就会相信我说的绝对是真话。

我的同桌外号叫“板牙”,顾名思义牙齿很大,特别是门前那两颗大到基本闭不上嘴,偶尔闭上嘴的时候牙齿能碰到下嘴唇。他当时正在努力地追着一个女生,那女生牙齿也很大,但是比“板牙”的小一点,所以我们都叫她“小板”。他们很相配,至少从牙科学的角度来说。也许我说话是损了点,但这是事实。我无法想象如果板牙追的人是我,那我宁可去死!

但是他说的这件事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我偶尔跟老妈报备一下让她做好心理准备,我有可能将来会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老妈跟我说碌碌无为的女人是不会有吸引力的。那一刻我觉得老妈说得有理,所以从此我准备好好学习,让那些在谈恋爱的人们都去见鬼吧!我可要把我的重心放在我的事业上。我从来不知道我在学习方面居然也是有天赋的,由于我把它当作了事业来看,所以在中学时期我就是个事业上成功的女人。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眼光不能再放得更远了,因为我成了近视。

高考是我面临的人生第一次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医学院。因为仅仅成为一个事业型的女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一定要作一个有技术的事业型女人,我要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当然这些只是官方的说法,我报考医学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姨告诉我,在医院工作的女人比较好找男朋友。谁知道呢,反正目前我还没有证实这个说法——

那个不堪回首的高三岁月,说实话我到现在都很佩服那些既能谈恋爱又能考上大学的人。我想如果我在高中的时候谈恋爱,也许现在我还在复读吧。总之,在几乎揪掉了半头的头发,每天挂着如国宝一样的黑眼圈,顶着满脸着急上火的大包,我终于如愿地考入了医学院。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哭了,我妈也哭了,我爸没哭他很坚强他忍住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就要随着这张通知书而改变了,这是我忍辱负重得来的结果,我抱着通知书亲了又亲,仿佛看见很多帅哥在向我招手,我要一雪前耻,翻开我人生新的篇章,把我屈辱的高中生埋葬在我不堪回首的记忆中。

## 2 入学

新生入学的那一天我兴奋极了,我父母都来陪我送我上学,我觉得他们快把整个家都塞进我的背包里了,但是其实家离学校只有40分钟的车程。能住校是离开父母的第一标志,因为整整一星期我都要住在校园里,和我的新同学们生活在一起。

在新生代表发言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祁函,用什么词形容他好呢?惊为天人吧!非常贴切,毫不夸张。他是临床系全系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学校的,传统意义上的高,传统意义上的帅,各种意义上的出众。当然读到这里的人会觉得我是惯例性的杜撰,但是真的不是,那种小说中的人物真的存在,当然小说里的男主角还要加上‘有钱’这个条件,他是不是像小说里的男主角那样想买飞机买飞机、想买火箭买火箭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保证他在其他方面真的优秀,而且我这篇是写实小说,不夸张,你们懂得!

至少到我入学之前的那一刻我还没见过比他更优秀的。当然也可能是高中男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心里阴影。

我不想用词句去描写他的长相,那样会框定大家的想象,但是我只记得从他上台的那一刻我们那一排的女生都坐直了身体,两眼放光,那一刻我深深感觉到原来大家都是欲女啊!

我无意打击那些同系的其他方面优秀的男生,因为太多的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想不注意他都难,但至少也证明我确实是个正常的女人。

祁函除了相貌、身高、体形、学习出众之外,他钢琴八级,会吹萨克斯,吉他弹得天下无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最让人不能忍受的,他居然在高中时期体育方面也一直在市区级比赛获奖。我不知道他爸妈是怎么做到优生优育的,但是他们做到了,是的,他们确做到了。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我跟其他一起入学的女生一样都希望祁函能成

为自己的男朋友。但是这个想法在很多人看来简直就是做梦,但是我就是喜欢做梦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把我抓派出所去!

很多女生的梦很快就醒了,她们纷纷落网到其他男生的手里,去体会他们的大学恋爱生活去了。

各位观众,现在我要着重强调一句,标志着我人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出现了,他叫石磊。他的出现实现了我男人缘历史上零的突破!他是第一个肯追我的人!石磊是大学分子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很响的名头吧?他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当然我对他的感觉是:我又想死了。你们说我刻薄也好,说我挑三拣四也好,说我认不清自己形势也好,我都承认,但是你们要让我跟他好那是办不到的。

因为人和人相处是有底线的,石磊有个我最不能接受的底线,就是身高只有一米五。真的一点都不多整好一米五,在此我得向身高不高的男生道歉,我真的不是对你们有偏见,但是从优生学角度考虑,一米五的确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也是为国家和社会着想。

石磊对于我的拒绝很生气,他觉得我毫无眼光,根本看不到他的远大前程,也许他是为了报复我,也许他是跟谁都无所谓,他很快跟我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好了。我没有告诉那个女生,他曾经追过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 3 风云人物

大学生活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被评定为风云人物,供大家拿来娱乐、瞻仰、吐槽以及广为传诵他们的各种八卦来打发空闲的无聊时光。你们肯定以为我要说的是祁函,其实不是,我要说的是我!

我能荣登这个宝座要感谢石磊。他和我同宿舍的女生好了之后,经常有事没事来我们宿舍坐坐,两个人坐在那儿总是黏黏糊糊的,弄得我在宿舍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所以我只好被迫去了自习室,缘分天定用来形容我下面的故事是很贴切的,那个自习室居然也是祁函固定常去的那个。

我去自习室其实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看漫画,我大学的入学成绩是系里的一百多名,几次考试下来我很稳定地保持在一百多名。我想过了,如果我想在大学里争个前十名,可能就算揪掉我另一半头发也很难达到,所以我一定要稳稳地保持住我的一百多名。

这间自习室里几乎都是女生,大家很安静地看着书,写着笔记。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是在看漫画,我不想破坏这种安静的气氛,但是搞笑漫画的意义就在于搞笑,忍住笑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几乎是坐在角落里,强忍着低着头抖着肩地笑。

“这是新的吗?”我听到了一个问题,但是我没去管他,因为我看得正入迷,哪有空回答问题。

“这是新的吧?好像没看过?”第二个问题又忽忽悠悠地飘过来,这声音有点熟悉,可是当时的情绪有点不耐烦,觉得自己从宿舍出来躲清静,跑到自习室看漫画居然旁边冒出个人来问了一堆问题。

我很郁闷地抬眼看是谁,如果这时候拿相机给我来个十六连拍的话,我保证16张照片全都是一个表情和姿势,简单地说就是傻了。还能为什么傻?傻子都知道这个旁边问我话的人就是祁函。我整张脸大概僵持了16

秒,然后眼睛开始活动起来,那些正在学习的女生都有意无意地开始看我,那一刻我明白为什么那个自习室全是女生了。

我的脑子能活动了,我把漫画合了起来放在他的手里:“送你。”做了这么冲动的东西之后,我很想抽自己俩嘴巴。不是因为心疼那个漫画,而是脑子里闪现出无数小说情节,那些小说里写的灰姑娘不都是对完美男主角不屑一顾才赢得了真爱吗?如果按小说里的描写,我现在根本不应该送他漫画而是应该指着他的鼻子说“滚开”才对!又演错戏码了,那一刻我真的后悔。

不过祁函没要我的漫画,他把漫画还给了我:“你还没看完呢,我自己买就行。”然后他就低头看书了。

短暂的交流是在 20 个如狼似虎的女生的目光下完成的,如果那些目光是飞刀,我想我现在肯定是只刺猬。

如果此刻你问,祁函为什么会喜欢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而且就算你去问他本人,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你不服不行!

也许是因为从那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那个自习室,而且几乎都能碰到他,要考试的时候我带正常的书,不考试的时候我带漫画书依然坐在那个位置抖着肩膀笑,他也只固定坐他的位置。后来慢慢的,他也会把漫画书带去看,看高兴了也会忍着小声地笑,时间久了我们会交换心得,然后开始交换漫画。出新书了都会通知对方,而且再借给他看的时候他也不会拒绝了,他会跟我说:“我会很快还你的。”

但是很快,别的女生就发现了我的位置是跟他交流最方便的位置,所以有次我去晚的时候,我的固定位置没有了。那时候我看出祁函很失望,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又添毛病了,互相为对方占座。他的座其实不用我

占,大家都下意识地给他留着,我的座是经常被占,不过他会很和善地求人家让一下,基本上他跟女生开口,女生都不会拒绝他。

我在祁函面前做过一次很二的事情,几乎能在我的感情史中排到前三的位置。当然我的感情史过于简单,犯二的事可能一共也没有三件。那是学校的文艺会演,祁函在舞台上弹着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情书》,那首很老的情歌,祁函却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从台下的人已经坐不住冲到了舞台跟前就能看出来,当然带头冲过去的有我一个。在一堆女生们炽热的眼神中,祁函依然淡定地唱着歌。

“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听到这句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在为我唱歌,我从满含热泪到泣不成声,鼻涕眼泪满脸都是,一直到最后,我成功地将拥挤在周围、花痴一般的女生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我的身上。

旁边的女生问我到底怎么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丢脸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大喊:“谁一直踩着我的脚啊!”

可能是这件事情也给祁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之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还没把女生唱哭过,而且还哭得像我那样。

我们就这样像小雨绵绵般的相处了半年多,只是心照不宣地一起上自习、一起看漫画、有时候在食堂碰见了会坐在一起吃饭。直到有一天,又到了上自习的时间,我在往自习室走的路上遇到了祁函,我们俩决定抄近路从小树林直接穿到自习室,也许那时候天太黑而且我的眼神也不太好,走着走着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了一块石头,一个踉跄险些摔倒。祁函不愧是高中时期的运动员,眼疾手快地一下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一带,我借力转移了重心靠在了他的肩膀上,那是我们第一次有了身体上的接触。

迷离的小树林,蒙黑的夜晚,暧昧的气氛,互相对望的眼神,于是祁函控制不住地低头吻了我。我发誓真的是他先吻的我,因为就算我想吻他也够不着。这一吻之后他完全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请注意是他不是我。他一直在给我道歉,说他不小心冒犯我了,然后还承诺一定会对我负责的。好啊,负责吧,一定要负责到底哦!

## 4 出众是有原因的

从小树林的初吻之后我们相爱了,然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以情侣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一刻这真的成了爆炸新闻,我也名正言顺成了风云人物。

很多年之后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还不时有人问我当初是怎么和祁函好上的。究竟是谁先追的谁?我都会光明正大、心胸坦荡地告诉他们,是祁函追的我。当然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继续问下面的事了,留下的也只是客套的微笑和后脑勺。

我很负责任地说,就算我们没有谁追谁,只是自然而然地好上了,绝对不是谣传中那样,说我把他迷奸了,非逼他对我负责才最终好上的。如果看书的人里真的有我的大学同学的话,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没有迷奸他!

和祁函好上了之后我才觉得他原来真的是现实存在的人,不是从漫画和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因为小说里的男性通常都描写得很霸气,游刃于百花丛中,最终走向了三千弱水只取一瓢的结果,以达到感人至深的教育目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祁函告诉我,我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他之前从来没交过女朋友。他说他的父母不允许他交女朋友,他所有的中学时间都被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占满了。这样说来我大概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能这么与众不同了。

即使是大学交女朋友他父母也是不同意的,他父母为他所做的人生规划是他一毕业就要去国外读书。因为他的舅舅好像在美国的医学界还算有点名气,所以他有可能还会去国外继续读医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痛快,闹半天我只是个意外啊。

不管是意外也好,缘分也罢,这个事情都发生了,我就把它当做一次人

生的历练来看待,不然我的少女时代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没准只能用怀春的尼姑来定义了。

大学的5年生活里,算是甜甜蜜蜜小有波折吧,我从来不用担心祁函会招蜂引蝶,虽然他的各方面条件一直在干着这件事,但是他本身却是很排斥的,非常的严于律己。

即使是我们俩正式恋爱之后,那些认为我们其实只是在表演闹剧、不开眼的女生们还是会偷偷地给他发短信或者写情书。他都会当着我的面给我看一眼,然后把那些垃圾短信和纸张销毁,以至于到后来我都有些烦了,告诉他不用请示领导了,要学会有一定的自主权,放开手脚大胆去删吧!

由于他父母的明令禁止,所以这些示爱的短信和信件在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不允许。于是乎对于那些赤裸裸的表白,他已经养成习惯性的拒绝,他根本也不会去想那些女生漂不漂亮、优不优秀。在他的印象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直接跟他表白的女生,所以我不在禁止的范围内,所以我们相爱了。

读到这儿的人可能会说,早知道我也不表白了,我也带本漫画坐他身边玩暧昧去。而我要说的是: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啊?我要什么事都早知道,没准我现在是国际巨星、世界首富、国家第一个女元首也说不定呢。而且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出国读书,我可能开始就不会去谈这个恋爱!

## 5 将要面对的分离

刚考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对于医学院一定要读5年才能毕业颇为不满,想着我的高中同学都已经毕业了,而我还在学校里继续啃书本并且还要多交一年学费才能拿到毕业证,好像比他们亏了许多。但是到快毕业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大学时光怎么会如此短暂呢?因为我隐隐约约意识到祁函就要离开我了。

其实从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忙着制作简历,开始联络有可能接收的单位。祁函也在制作,全英文的,发向国外的大学,那个他准备要去的地方。他通常不会当着我的面做这些事情,他怕把两人之间的气氛弄得不愉快。但是其实我什么都知道,我只是不说,我不想说!如果说了我可能会哭,那样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黏黏糊糊的女人,跟我从初中以来就已经是事业型女人的本质不符。

我们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大概是毕业前三个月。

“跟我一起去美国读书好不好?”

我抬头看着他,他提出的这个新概念我从来都没想过,此刻这个问题甩给了我,我没法直接给他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但是我准备考虑一下。

“我的申请下来了。”晴天霹雳,我知道他的日程表上已经排上了出发的时间,他只是想确定他是一个人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

“其实,我已经自作主张地为你在申请学校了。”

“是吗?”我有些惊奇,他居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好像我必定要跟他走一样。

“那,有消息吗?”

他摇了摇头。

哼,意料之中,我就知道美国干不出让我意料之外的事。

回家之后,我真得认真考虑了,甚至提升到家庭会议上面。家庭会议上,我爸正看着报纸,我妈正织着毛衣,我则很认真地跟他们展开了讨论。

“你们觉得我去美国读书怎么样?”

“好啊。”我妈给了积极肯定的鼓励,我爸毫不关心依然在看他的报纸。

“那你去美国读什么啊?还读医科吗?找好学校了吗?”一连串的问题,我觉得我头像是被个大锤猛敲了三下。

我摇着头,我妈像泄了气的皮球靠在沙发上继续织毛衣了。

“你要是真知道你去美国干什么,我们就支持你,什么都不知道跑去干吗?学英语去啊?”老爸依然看着报纸,不过说的话却一字不落地传到我耳朵里。

学英语倒是个不错的理由,但我心里知道我不是为了学英语,我是为了祁函,为了我的初恋。我去那儿能干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像祁函那么向往去国外学习,而且一切都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且顺利地得到了录取。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离开了这里,跟着祁函走了,可能从此米露露这个人就消失了,我的身份可能只是祁函的陪读,也许混好了是祁太太,可是如果混不好呢?他到美国了,我想他爸妈不会再限制他谈恋爱了吧,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妞,说露哪儿就敢露哪儿的,我可弄不过。

真不是我没自信,我是不想把我出国的宝全押在他一个人身上。想到这里,我想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告诉他我的决定时,祁函哭了。

还是那个暧昧的小树林,祁函哭着求我,让我再好好想想,认真想想,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走,他真想不通。我当时快被吓死了,我四周观望着,

还好四下没人,要不别人还以为我把他怎么样了昵。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跟他说:“好啊,既然你这么舍不得,那你别走了。留下来吧,你这样的人在国内也会很受器重的。”那一刻他终于沉默了。他不会为了我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彻底知道我不会跟他走了。

## 6 彼此的献身

下这个决心其实并不难,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期盼的事情,因为毕业后我将步入我23岁的高龄,而我的男朋友也即将离我远去。可我依然是个那什么女,这对于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步,简直是不可想象。我绝对不能是那什么女了,因为很可能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还会被别人在这个名词之前加上一个“老”字,以作为某种变态女性的象征,想到这个,我的头都快炸了。

毕业前的一个月,所有的考试和论文答辩都结束了。大家都等待着毕业典礼,然后告别母校。

某个周末下午,我们俩都没回家,宿舍里没有人。有的人回家了,有的人出去玩了,总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适合。我们俩坐在床上,他搂着我一起看一本漫画,我趁他看得很专注的时候,深深地吻了他。于是祁函得到了暗示,他知道我想让他做什么。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我真的体会不到我们国家的性早期教育怎么会如此的落后。剧情是激情澎湃的开始,可是上演到中间出现了问题。可能是我太紧张,全身僵硬到快要抽筋了,也许他比我还紧张,他一碰到我某个部位准备进入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喊:“哎哟!不行,不行,不行!疼,疼,疼!”于是他就会紧张地离开我,问我到底是哪儿疼。以我们的专业知识,我肯定那不是传说中的什么膜,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进去,但是他究竟碰到我哪儿了,我也不知道。

整整半个小时,事情总是在边缘徘徊着,我们俩急得满头大汗。本来挺浪漫一件事结果变成了自己跟自己赌气,两个人说的话都变成了:“我就不信今天还干不成这事了?”

于是我们从抽屉里拿出了人体解剖学,翻到了女性盆腔部分开始研

究,究竟是碰到哪儿了,让我大叫不止。从原本的情色大戏最后被我们俩演成了 Discovery,要说我们俩这演技跨度也够大的。对照着科学书籍里的图表,也没找出我长了哪个多余的部分,所以他跟我说:“要不你忍耐一下,可能一下就好。”我咬着牙看着他坚定地点点头。

这次我是抱了誓死的决心的,祁函也是,他说:不成功便成仁。就在他准备进去的那一刻,他居然没忍住释放了。那一刻我知道,今天不会成功了。这让祁函很沮丧,他一直跟我说:“你说我不会有什问题吧?我不会年轻轻的就早泄吧?”

“不会,”我很肯定地鼓励他,“我们之前 40 分钟你都很坚强的,而且在研究解剖书的时候你都坚强着呢。到这个时候才泄,你哪会是有问题啊,你简直是超人。”听了我的鼓励之后,他感觉好了很多,于是我们不在执著于这件事情上,手拉着手出去吃饭了。

之后我也想过再去尝试,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而且该死的大姨妈前来拜访。祁函突然接到了美国的通知,说外籍学生要提前 10 天入学,于是他在很慌张的情况下,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领,买了机票踏上了他的美国求学之旅。记忆里我们几乎都没正式告别,只是在某个下午约在路上见了一面,说以后只能靠 MSN 了。然后他就匆匆赶去大使馆办手续去了。

他走的那天我没去机场送他,你们肯定在说我真小心眼。是啊,我就小心眼,抓我去派出所啊!

我猜想他不会回来了,所以我不想让他对我的最后印象是哭哭啼啼的。他走那天我干了件歇斯底里的事情,我爬到了我们小区最高的塔楼顶层平台,望了一上午天。后来我爸妈发现我不在家而在旁边高楼顶端的时候被吓坏了,他们想我肯定是遇到了想不开的事情。其实我只是在想他大